

第二六九册

明倫彙編

官常典

勳爵部

一四一五
(卷)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一百四十四卷目錄

勳爵部彙考十六

周二

齊二

官常典第一百四十四卷

勳爵部彙考十六

周二

齊二

襄王元年夏宰周公齊侯朱子魯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葵丘秋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

按春秋僖公九年伐晉不書 按左傳九年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

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曰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秋齊侯盟諸侯於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

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己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於朝荀息死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粱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 按公羊傳秋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丘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 按穀梁傳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按國語桓公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刺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爲載以約誓於上下庶神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翟之地至於西河方舟設泝乘桴濟河至於石杭縣車束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汭沙西吳南城周反胙於絳嶽濱諸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弱沒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曰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爲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殺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翟人攻衛衛人出廬於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官桓公與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爲己動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爲幣縷縶以爲奉鹿皮四個諸侯之使垂囊而入捆載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爲動者爲之動可爲謀者爲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焉通齊國之魚鹽於東萊使關市棧而不徵以爲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築葵茲晏夏負領釜丘以禦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杜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敎大成定三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一百四十四卷勳爵部

華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是故大國慚愧小國附協惟能用管夷吾密戚隰朋賓胥無飽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使至者勸而畔者慕懷之以典言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之施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辟之如室既鎮其堯矣又何加焉吾聞之惠難偏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卒於怨讎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皇雖後之會將在東矣君無懼焉其有勤也公乃還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爲城而汾河洑洑以爲淵戎翟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荷違其違誰能懼之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閉修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夭昏是歲也獻公卒八年爲淮之會桓公在殯宋人伐之

襄王二年春正月魯侯如齊夏齊侯許男伐北戎王人齊人立晉侯

按春秋僖公十年立晉侯不書 按左傳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

襄王三年魯侯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按春秋僖公十一年

襄王四年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仲平戎于王隰朋平戎于晉

按春秋不書 按左傳僖公十二年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仲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

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

襄王五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夏齊侯宋公陳侯魯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鹹冬魯公子友如齊

按春秋僖公十三年仲孫湫聘周不書 按左傳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息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成周齊仲孫湫致之

襄王七年春正月魯侯如齊三月魯侯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諸侯之大夫救徐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按春秋僖公十五年 按左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秋伐厲以救徐也冬楚敗徐于棠林徐恃救也

襄王八年夏齊人救徐徵諸侯以成周冬十二月齊侯宋公陳侯魯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會于淮

按春秋僖公十六年救徐成周不書 按左傳十六年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王以戎難告於齊齊徵諸侯而成周冬十二月會于淮謀諸且東略也城鄆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襄王九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秋魯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十冬十二月齊侯小白卒

按春秋僖公十七年 按左傳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棠林之役也夏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于下九月公至自會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麗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嬴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按公羊傳夏滅項執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

按穀梁傳夏滅項執滅之桓公也何不言桓公也爲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

按管子小稱篇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雖然君猶不能行也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悉嬰兒之未嘗於是悉其首子而

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

公公喜宮而妒豎刁自刑而爲公治內人情非不愛

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

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

務爲不久蓋虛不長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桓公

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

病起兵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

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乃復四子

者感期年四子作難圖公一室不得出一婦人遂

從實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餓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

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

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

衛矣食將不得矣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死

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

好也

襄王十二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按春秋僖公二十年 按左傳二十年秋齊狄盟于

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襄王十三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按春秋僖公二十一年 按左傳二十一年春宋人

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

襄王十四年秋王子帶自齊歸于京師

按春秋不書 按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宣辰言於王

曰請召太叔詩曰協比其鄰皆姻孔云吾兄弟之不

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

師王召之也

襄王十五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按春秋僖公二十三年 按左傳二十三年春齊侯

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

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

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特此以不恐齊

侯乃還東門襄仲藏文仲如楚乞師藏孫見子玉而

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秋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

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

以楚師伐齊取穀實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

魯援楚申公叔侯成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

楚

按國語齊孝公來伐藏文仲欲以辭告病焉問於展

禽對曰獲聞之處大敎小處小事大所以禦亂也不

聞以辭若爲小而崇以怒大國使加已亂亂在前矣

辭其何益文仲曰國急矣百物唯其可者將無不趨

也願以子之辭行賂焉其可乎展禽使乙喜以膏沐

衛矣食將不得矣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死

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

援素幘以裹首而絕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

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蟲

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

襄王十年春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魯師

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甌齊師敗績狄救

齊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按春秋僖公十八年 按左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

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

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甌立孝

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

襄王十一年冬陳人魯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按春秋僖公十九年 按左傳十九年秋陳穆公請

好也

襄王十二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按春秋僖公二十年 按左傳二十年秋齊狄盟于

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襄王十三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按春秋僖公二十一年 按左傳二十一年春宋人

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

襄王十四年秋王子帶自齊歸于京師

按春秋不書 按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宣辰言於王

曰請召太叔詩曰協比其鄰皆姻孔云吾兄弟之不

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

師王召之也

襄王十五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按春秋僖公二十三年 按左傳二十三年春齊侯

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

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

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特此以不恐齊

侯乃還東門襄仲藏文仲如楚乞師藏孫見子玉而

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秋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

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

以楚師伐齊取穀實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

魯援楚申公叔侯成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

楚

按國語齊孝公來伐藏文仲欲以辭告病焉問於展

禽對曰獲聞之處大敎小處小事大所以禦亂也不

聞以辭若爲小而崇以怒大國使加已亂亂在前矣

辭其何益文仲曰國急矣百物唯其可者將無不趨

也願以子之辭行賂焉其可乎展禽使乙喜以膏沐

襄王二十年春三月晉侯齊侯盟于斂孟夏四月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五月癸丑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冬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會于溫遂圍許

按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晉齊盟于斂孟不書 按左傳二十七年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襄牛公子買成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晉侯圍曹攻之三月丙午入曹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路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路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使伯棼請戰王怒少與之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公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恐從晉師晉師退三舍辟之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鄩而舍于玉使鬬勃請戰己巳晉師陳於莘北楚師敗績晉師

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丁未獻楚俘于王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除其師無克祚國及其元孫無有老幼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冬會于溫丁丑諸侯圍許

襄王二十一年夏六月王子虎魯侯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蔡人盟于翟泉按春秋僖公二十九年 按左傳二十九年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

襄王二十二年夏秋侵齊

按春秋僖公三十年 按左傳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秋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

襄王二十五年春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秋侵齊冬十月晉侯如齊

按春秋僖公三十三年 按左傳三十三年春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斂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夏秋侵齊因晉喪也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

襄王二十六年冬魯公孫敖如齊

按春秋文公元年 按左傳元年冬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

襄王二十七年冬魯公子遂如齊納幣

按春秋文公二年 按左傳二年冬襄仲如齊納幣禮也

襄王三十二年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

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魯侯後至 按春秋文公七年 按左傳七年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

項王元年夏秋侵齊

按春秋文公九年

項王三年秋狄侵齊

按春秋文公十一年

項王六年夏五月乙亥齊侯潘薨于舍立秋九月甲申魯公孫敖卒于齊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而自立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及于叔姬

按春秋文公十四年 按左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土盡其家貨於公有司以繼之十四年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爲之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襄仲使告於王請以王寵求昭姬於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按公羊傳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於子叔姬 按穀梁傳齊人執單伯私罪也單伯淫於齊齊人執之齊人執子叔姬叔姬同罪也

匡王元年夏齊人歸魯公孫敖之喪秋齊人侵魯西鄙冬十二月齊人歸魯子叔姬齊侯侵魯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按春秋文公十五年 按左傳十五年春季文子如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夏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實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十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聲己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母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師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語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於句瀾一人門於戾丘皆死齊人許單伯請而救之使來致命秋齊人使我西鄙故季文子告於晉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齊有難是以公不齊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齊人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郭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按公羊傳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何以不言來內辭也晉我而歸之荀將而來也注荀者竹篋一名編與齊魯以此名之曰荀將送也爲叔姬淫惡魯類故取其尸置編與中傳送而來荀魯令受之

匡王二年春魯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夏六月戊辰魯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按春秋文公十六年按左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問夏五月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鄆丘匡王三年夏四月齊侯伐魯北鄙六月癸未齊侯魯侯盟于穀冬魯公子遂如齊按春秋文公十七年按左傳十七年夏四月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冬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匡王四年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子元立秋魯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魯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按春秋文公十八年按左傳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二月丁丑公薨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邠歌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別之而使歌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擊乘夏五月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於池歌以扑扶職職怒歌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則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

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匡王五年春正月魯公子遂如齊逆女夏魯季孫行父如齊齊侯魯侯會于平州魯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魯濟西田按春秋宣公元年按左傳元年春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定王元年秋赤狄侵齊按春秋宣公三年定王二年春正月齊侯魯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魯侯伐莒取向夏六月赤狄侵齊秋魯侯如齊按春秋宣公四年按左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定王三年春魯侯如齊秋九月齊高固逆叔姬于魯冬齊高固及子叔姬至魯按春秋宣公五年按左傳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冬來反馬也定王四年王求后于齊冬召公逆后于齊按春秋不書按左傳宣公六年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冬召公逆后于齊定王五年夏齊侯魯侯伐萊按春秋宣公七年按左傳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

定王七年春正月魯侯如齊夏齊侯伐萊
按春秋宣公九年

定王八年春魯侯如齊齊人歸魯濟西田夏四月己巳齊侯元薨于無野立齊崔氏出奔衛魯侯如齊六月魯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秋魯季孫行父如齊冬魯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聘于魯

按春秋宣公十年 按左傳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僞也公卒而逐之奔衛公如齊奔喪秋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國武子來報聘

定王九年夏魯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按春秋宣公十一年

定王十一年春齊師伐莒

按春秋宣公十三年 按左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定王十二年冬魯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按春秋宣公十四年 按左傳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於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僕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定王十三年秋魯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按春秋宣公十五年

定王十五年春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夏六月晉侯魯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晉人執齊使

按春秋宣公十七年徵會執齊使不書 按左傳十七年春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

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樂京廬待命於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卻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欽孟高固逃歸夏會於斷道討貳也盟於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於野王執蔡朝於原執南郭偃於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我先君皆如不違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欽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遂秋八月晉師還 按穀梁傳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敗曹公子手僕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僕者御僕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晉聞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按國語卻獻子聘於齊齊頃公使婦人觀而笑之卻獻子怒歸請伐齊范武子退自朝曰變乎吾聞之干人之怒必獲毒焉夫卻子之怒甚矣不逞於齊必發諸晉國不得政何以逞怒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無以內易外也爾勉從二三子以成君命唯敬乃老

定王十六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按春秋宣公十八年 按左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太

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綰以公子彊爲質於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秋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定王十八年春齊侯伐魯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六月晉卻克魯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僖如公孫聖齊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臺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冬十一月魯侯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按春秋成公二年 按左傳元年春爲齊難故作丘甲聞齊將出楚師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門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齊相向禽將使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災戰事新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于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鞠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

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

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新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勝也師從齊師于辛六月壬申師至于靡奔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詎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與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皇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郕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鄒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屢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股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荷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環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遂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郕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

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恭母張喪車從韓厥曰請萬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舉絙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轡中蛇出於其下以眩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與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敢攝官承之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茨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而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秋卒秋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斃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與擊馬陘齊侯使嬖嬖人賂以紀甗玉磐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嬖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末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

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日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桡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實我亦得地而紆於難其衆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與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二命之服司馬司空與師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公聽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於晉晉伐齊齊衛人不行使於楚而亦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于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率夫文王猶用衆况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遽歸救之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新執絨絳皆

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

按國語靡笄之役也卻獻于伐齊齊侯來獻之以得隕命之禮曰寡君使克也不腆敝邑之禮爲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慰御人苗禁皇曰卻子勇而不知禮於其伐而恥國君其與幾何

定王十九年冬十二月齊侯朝于晉

按春秋不書 按左傳成公三年冬十二月齊侯朝於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

定王二十一年夏晉荀首如齊逆女冬十二月己丑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杞伯同盟于蟲牢

按春秋成公五年荀首逆女不書 按左傳五年夏

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偁諸殺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簡王二年秋楚伐鄭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

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按春秋成公七年 按左傳七年秋楚子重伐鄭師

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重楚師四鄆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

注 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

簡王三年冬晉士燮魯叔孫僑如齊人邾人伐鄭

按春秋成公八年 按左傳八年冬晉士燮來聘言伐鄭季孫使宣伯帥師會伐鄭

簡王四年春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薨子環立冬十一月葬齊頃公

按春秋成公九年 按左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季文子餽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况霸王

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太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九年春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

簡王五年夏五月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伐鄭齊人賁于魯

按春秋成公十年 按左傳十年夏五月晉侯有疾晉立太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

簡王八年夏五月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按春秋成公十三年 按左傳十三年春三月公如京師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五月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

簡王九年秋魯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按春秋成公十四年 按左傳十四年秋宣伯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簡王十年春三月癸丑晉侯魯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冬十一月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魯叔孫僑如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人會吳于鍾離

按春秋成公十五年 按左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冬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

簡王十一年夏晉侯伐鄭使卻擊乞師于齊秋晉侯齊侯魯侯衛侯宋華元邾人會于沙隨尹子晉侯魯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按春秋成公十六年乞師不書 按左傳十六年夏四月晉侯伐鄭卻擊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戊寅晉師起鄭人告于楚楚子救鄭五月晉師濟河六月晉楚遇于郟陵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秋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鄭西遷於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按國語晉厲公六年伐鄭且使苦成叔及欒黶與齊魯之師楚恭王帥東夷救鄭楚半陳公令擊之欒書曰君使黶也與齊魯之師請侯之卻至曰不可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夫陳不違忌一聞也夫南夷與楚來而弗與陳二聞也夫楚與鄭陳而不與整三聞也且其士卒在陳而譁四聞也夫衆聞譁則必懼

五問也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關心不可失也公說于是敗楚師於鄆陵樂書是以怨郤至

簡王十二年夏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齊高無咎出奔莒冬單子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按春秋成公十七年 按左傳十七年夏五月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閭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誦我夫人怨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則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卜辛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藿猶能衛其足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

簡王十三年春齊殺其大夫國佐冬十二月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魯仲孫蔑同盟于盧村

按春秋成公十八年 按左傳十八年春王正月齊爲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嵩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秋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圍宋宋華元如晉告急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晉士魴來乞師十二月孟獻子會于盧村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按國語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卻錡見單子其語犯卻犢見其語迭卻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卻犢之語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卻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卻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謬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底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夫卻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債厚味實脂毒今卻伯之語犯叔送季伐犯則陵人

近則誣人伐則擄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禍今君偪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於柯陵十二年晉殺三卻十三年晉侯殺於翼東門葬以車一乘齊人殺國武子

簡王十四年春二月齊太子光爲質于晉夏齊崔杼魯仲孫蔑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郕

按春秋襄公元年齊太子光質晉不書 按左傳元年春正月己亥圍宋彭城爲宋討魚石彭城降晉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太子光爲質于晉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郕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郕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一百四十五卷目錄

勳爵部彙考十七

周三

齊三

官常典第一百四十五卷

勳爵部彙考十七

周三

齊三

靈王元年春齊侯伐萊冬晉荀偃齊崔杼宋華元魯仲孫蔑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小邾人會于戚遂城虎牢

按春秋襄公二年伐萊不書 按左傳二年春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與子路風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壝以自爲觀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名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偈之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偈鄭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勝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營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

賴之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勝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邾人乃成

靈王二年夏六月單子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同盟于難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按春秋襄公三年 按左傳三年夏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勾告于齊曰寡君使勾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勾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于邳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難澤晉侯使荀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靈王四年秋晉侯宋公陳侯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會于戚冬成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按春秋襄公五年 按左傳五年夏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難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秋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成陳也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戚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愈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成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靈王五年冬十二月齊侯滅萊

按春秋襄公六年 按左傳六年冬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埋之環城傳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與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與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官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邾高厚崔杼定其田

靈王七年夏晉侯鄭伯齊高厚宋向戌魯季孫宿衛甯殖邾人會于邢丘

按春秋襄公八年 按左傳八年夏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

靈王八年冬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

按春秋襄公九年 按左傳九年冬十月諸侯伐鄭鄭人行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

靈王九年春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柵秋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冬成鄭虎牢

按春秋襄公十年 按左傳十年春會于柵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柵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夏四月戊午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會于相秋九月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於師故長於滕己酉師于牛首冬十月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戌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戌之鄭及晉平靈王十年夏四月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楚子鄭伯伐宋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按春秋襄公十一年 按左傳十一年夏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息至于西郊東侵晉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鄆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陰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微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違年母壅利母保姦母留患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問茲命司隕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亡氏路其國家

靈王十一年冬王求后于齊 按春秋不書 按左傳襄公十二年冬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于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于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晉王使陰里結之 靈王十三年春正月晉士句齊崔杼宋華閱魯季孫宿叔老衛北宮括鄭公孫董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夏四月晉荀偃齊崔杼宋

華閱仲江魯叔孫豹衛北宮括鄭公孫董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秦衛侯出奔齊秋王賜齊侯命多晉士句宋華閱魯季孫宿衛孫林父鄭公孫董莒人邾人會于戚

按春秋襄公十四年命齊侯不書 按左傳十三年秋吳侵楚子庚大敗吳師十四年春吳告敗於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退而具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進師至於棫林不獲成焉四月衛獻公出奔齊秋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昨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繁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冬會于戚謀定衛也

靈王十四年春劉夏逆王后于齊夏齊侯伐魯北鄆圍成魯侯救成至遇 按春秋襄公十五年 按左傳十五年春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夏齊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郭

靈王十五年春三月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溴梁齊高厚逃歸齊侯伐魯北鄆秋齊侯伐魯北鄆圍鄆 按春秋襄公十六年 按左傳十六年春晉平公即位會于溴梁命歸侵田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

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

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董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秋齊侯圍鄆孟孺子速徵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涇而還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禱祀與民之未息不然大請敝邑之怠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靈王十六年秋齊侯伐魯北鄆圍桃高厚帥師伐魯北鄆圍防

按春秋襄公十七年 按左傳十七年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鄆圍桃高厚圍臧紇於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於旅松耶叔紇臧賈帥甲三百省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風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土以杙扶其膺而死冬邾人伐我南鄆爲齊故也齊晏桓子卒晏嬰繼斬其經帶杖菅屨食魯居倚廬寢古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太夫

靈王十七年秋齊師伐魯北鄆冬十月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按春秋襄公十八年 按左傳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鄆中行獻子將伐齊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卑他

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轂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樂好背盟凌虐神主會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渙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墅防門而守之廣里風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取匿情乎魯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人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施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施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道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風沙衛連大車以塞陰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陰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晉州綽曰有知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矜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郛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於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於門中孟莊子斬其楅

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王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楊門州綽門於東閭左驂迫還於東門中以枚數圍齊侯駕將走鄆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靈王十八年春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子光立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齊殺其大夫高厚冬葬齊靈公

按春秋襄公十九年 按左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於督揚曰大毋侵小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驪聲姬生光以爲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聞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風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欲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風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晉士句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漈藍而兼其室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開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僕會夜縋納師縋衛於軍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

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胖敢不承命穆叔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靈王十九年夏六月庚申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秋魯叔老如齊

按春秋襄公二十年 按左傳二十年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秋齊子初聘於齊禮也

靈王二十年春齊執公子買公子鉏奔魯晉州綽邢蒯奔齊冬十月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會于商任

按春秋襄公二十一年公子買公子鉏及州綽邢蒯皆不書 按左傳二十一年春齊侯使慶佐爲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秋晉樂盈出奔楚冬會于商任劉樂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與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樂氏之黨也樂王黷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黷曰子爲彼樂氏乃亦子之勇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爲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然二子者嘗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靈王二十一年冬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沙隨

按春秋襄公二十二年 按左傳二十二年秋樂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樂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冬會于沙隨復納樂氏也樂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靈王二十二年夏齊納樂盈於曲沃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冬十月齊侯襲晉

按春秋襄公二十三年齊納樂盈不書 按左傳二十三年夏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賂之以藩載樂盈及其士納諸曲沃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申驅成秩御莒恆申鮮虞之傳擊爲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葵爲右啓年成御襄罷師狼遽疏爲右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大殷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問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道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况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戊邾郈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鸞冬晉人克樂盈於曲沃盡殺樂氏之族黨齊侯還自晉不

入遂襲晉門於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施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甲齊侯弔諸其室齊侯將爲戚紇田戚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

靈王二十三年春晉仲孫瑁帥師侵齊秋七月齊崔杼帥師伐莒冬齊人城郕

按春秋襄公二十四年城郕不書 按左傳二十四年春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夏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蔣啓疆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蔣啓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齊人城郕

靈王二十四年春齊崔杼伐魯北鄙夏五月齊崔杼弑其君光而立其君之弟杵臼晉侯伐齊

按春秋襄公二十五年伐齊不書 按左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於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

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持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發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於晉而不獲間公輒侍人買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於齊甲戌齊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買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諸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輒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韓師公孫叔封具鐸父襄伊偃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朔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笞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驪蔑於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與三踊而出人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一百四十五卷勳爵部

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葵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太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歎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問丘嬰以惟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奔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奔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子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嬰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路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

靈王二十六年春齊侯使慶封聘于魯秋七月辛巳晉趙武魯叔孫豹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與鄭良霄許人曹人盟于宋齊不與盟

按春秋襄公二十七年齊不與盟不書按左傳二十七年春晉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

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夏末向成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趙孟謀於諸大夫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郝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王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驛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奭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郟滕既而齊人請郟宋人請滕皆不與盟齊崔杼生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彊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盧蒲葵曰彼君之饋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

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圍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葵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官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賁於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

靈王二十七年冬齊慶封奔魯

按春秋襄公二十八年按左傳二十八年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于晉陳文子曰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齊慶封好田而者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還於盧蒲葵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還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葵蔡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葵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蔡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鞭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鷄饗人竊更之以鷄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于稚子尾怒慶封告盧蒲葵盧蒲葵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

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懷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萊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妻曰夫子懷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泣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爲尸慶與爲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國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柄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柄動於薨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楸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瘳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祀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貴

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郕殿其郕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郕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郕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食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爲忠故有寵釋盧蒲癸於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景王元年春二月齊人葬莊公夏五月晉荀息齊高止宋華定魯仲孫翬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秋九月齊高止出奔北燕按春秋襄公二十九年葬齊莊公不書按左傳二十九年春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夏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齊高子客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事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吳公子札來聘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

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秋九月齊公孫薑公孫甯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奔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爲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十月庚寅圍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鄒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綿而真旃

景王二年冬十月晉趙武齊公孫甯宋向戌魯叔孫豹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按春秋襄公三十年按左傳三十年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甯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

景王三年夏五月齊子尾殺閭丘嬰

按春秋不書按左傳襄公三十一年春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工樓瀛涓鮑孔廴賈賈出奔莒出羣公子

景王四年春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魯叔孫豹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會于號

按春秋昭公元年按左傳元年春正月會于號尋宋之盟也

景王五年夏四月晉韓須如齊逆女

按春秋不書按左傳昭公二年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

謂之少齊謂陳無字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爲之請曰
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秋晉少姜
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
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字於晉
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
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
爲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字歸

景王六年春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秋八月齊放
盧蒲癸于北燕冬十月齊公孫寗卒

按春秋不書 按左傳昭公三年春齊侯使晏嬰請
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
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
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
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
微福於太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
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
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
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仇
儷在絳絳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
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惟寡君舉羣臣實
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妾子受禮
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
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
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
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
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
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

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煨燠
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復民將焉辟
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太姬已在齊矣叔
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
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
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樂鄧胥原狐續
慶伯降在阜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曰不悅以樂
相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且不顯
後世猶忌况日不悅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
向曰晉之公族盡矣盼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
先落則公從之盼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盼
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
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
諸夷增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
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
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
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繫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
踊貴賤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
是省於刑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
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
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
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
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夏晉韓起
如齊逆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
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秋八月齊侯
田於莒盧蒲覲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
爲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

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
放盧蒲癸于北燕冬十月齊公孫寗卒司馬鮒見晏
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
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爽爲可又弱一个焉姜其
危哉

景王七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
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按春秋昭公四年 按左傳四年秋七月楚子以諸
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
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
慶封惟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
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
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
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
侯王使速殺之

景王八年春鄭罕虎如齊逆女

按春秋不書 按左傳昭公五年春鄭罕虎如齊娶
于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
人民之主也

景王九年冬齊侯伐北燕

按春秋昭公六年 按左傳六年冬十一月齊侯如
晉請伐北燕也士句相士鞅逆諸河晉侯許之十二
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
民不貳君君賄左右譖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景王十年春正月燕齊平三月魯叔孫姑如齊蒞
盟
按春秋昭公七年 按左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